

[第四卷]

印章八方

叶文玲 著

叶文玲
文集

美是文学的生命

作家出版社

叶文玲
文集

〔第四卷〕

印章八方

叶文玲 著

作家出版社

叶文玲
文集



叶文玲简介

叶文玲，女，1942年11月生于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是中国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

1958年发表处女作，从此走上文坛，后以短篇小说《心香》名闻遐迩。她恪守“美是文学的生命”的宗旨，孜孜于真善美的追求，同时致力于散文创作，收获颇丰。至今已有一千多万字共五十二本作品集及一部十六卷本文集出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无尽人生》三部曲、长篇历史小说《秋瑾》、传记文学《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小说集有《心香》《浪漫的黄昏》等；散文集有《灵魂的伊甸园》《永远的诱惑》《枕上诗篇》等多种。

其作品曾获海内外多种奖项——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所颁的“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浙江省人民政府所颁的“鲁迅文艺奖——突出成就奖”及数十种省部级奖项等等。

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曾为第六、七、八、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席团委员）。

因为其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被聘为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洛阳师院等大学的兼职教授。1999年，叶文玲捐赠稿费，在浙大设立“新叶文学奖”。

为表彰叶文玲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浙江省台州市在台州市图书馆内专门辟有“叶文玲文学馆”；她的家乡——玉环县楚门镇，也专门设立了“文玲书院”。

目 录

故园寻梦	001
印章八方	190
域外萍踪	398
访德散记（两章）	445
秋日之旅（十三章）	509
冬游泰国（十二章）	532
写在地球那一边（十章）	555
夏威夷短笛（十九章）	578

故园寻梦

梦里寻你千百度

“我是喝东海水长大的。”

“青山绿水的故乡——浙江玉环楚门镇，以富饶的鱼米养育了我，串村走乡的戏班子，也以演出的古老的传统戏，给了我最初的文艺营养……”

这几句话我说了不知多少遍，常言道“话说三遍淡如水”，但我却不腻烦这个重复。我对故乡情浓于酒，再说一千次一万次也难以道尽我的恋念。

故乡令我追忆的事太多了，我经常想起这样的情景：

……一河碧水，荡开圈圈涟漪，呵，小船划过来了，一只、两只、三只、四只……靠了岸，系了缆，船上的人都下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说说笑笑，熙熙攘攘，一齐朝一处墙颓壁破的庙台或几根大毛竹搭成的“戏棚”拥去了……庙台上、戏棚里，锣鼓铙钹震耳，笙箫管笛齐奏，哦，某处来的“的笃班”（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对越剧团的称呼），大戏演得正热闹哩！

演的什么戏呀？什么都有：《白蛇传》《孟丽君》《珍珠塔》《钗头凤》……

我那时还小，常常是被大人抱在肩头或坐在高高的“梯凳”上才看得见台上台下的一切。我看见了台上的红男绿女，虽然不懂其中的悲欢离合，可是这一切都使我非常入迷；而令我惊异的还有台下——台下的男女老少，拥着挤着，仰头看着，一会儿眉展眼笑，一会儿涕泪唏嘘……慢慢地，我也跟着笑，跟着哭，为了台上那些好人的离散和屈死，我也哭得泪人儿似的……

戏剧——古老的戏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悄悄地潜入了我的心头，孕育和催发了我对文学的爱好，我迷上了戏剧，迷上了书。

……还是笙箫管笛，还是那锣鼓铙钹，不过，戏台已经不是那种残破的

庙台或简陋的竹棚，而是筑在平坦的晒谷坪上的一个宽大的水泥台子；观众们还是熙熙攘攘，你拥我挤，不过，台上的戏已不单单是缠绵哀怨的男女恋情。这时，敲的是解放的锣鼓，响的是土改的爆竹，戏呢？《血泪仇》《刘胡兰》，而当抗美援朝开始时，《木兰从军》《空城计》也是少不了的……我呢，也从台下的小观众变成了台上的小演员，无论是扮演没有一句台词的诸葛亮的“琴童”和花木兰的弟弟“花木棣”，或者是扮演只有三句道白的《血泪仇》中的“狗娃”，都令我非常兴奋、激动。我跟着老师们串村走乡，演了一场又一场……还是在演《血泪仇》吧，一个老太太跑上台来，搂着我这个剃着光头，穿着破夹袄的“狗娃”，“心肝儿肉”地哭得气噎声哑……

戏剧，就像一道神妙的催化剂，使我懂事、早熟。这时我已上学识字，参加这些演出和活动，大大丰富了我的生活。我在书本以外的书中认识着世界，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认识着人生……

以上这些，是我儿时在家乡所见所做的真情实事，这些事，又像是梦，时隔二十多年了，这迷离恍惚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梦是心头想。烙在心头的美好东西，岁月的灰尘掩不住；镌在脑海里的深刻记忆，到老到死都难忘。

人是需要文化生活的，不管是贫瘠之地还是鱼米之乡，人所渴求的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温饱。文化生活——这使人的道德、品行、情操变得美好起来的精神养料，永远是人所不可或缺的。即令是一些精芜互见、珠沙相杂的古老的戏剧，也多少会使人们从中受到道德的教育，得到美的营养。

人民是需要美、懂得美的，我故乡小镇的人民，也不例外。

我没有忘记，我故乡的人民，即使在度“瓜菜代”的年月里，在过清水薄汤的生活时，也曾扶儿携女，前呼后拥地去看我们业余宣传队演出的《钢铁元帅升了帐》《天上仙女下凡来》等节目。是大家愚吗？蠢吗？自欺欺人吗？不是，即使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故乡的人们也没停止对未来的向往，对美的追求。

六十年代初期我告别了故乡。我听说，在十年大浩劫中，故乡小镇的许多人都曾遭过罪，吃了亏，遭罪吃亏最多的还是干部、教师、说书人、演员……可是，浩劫过去，人们身上和心上的伤痕刚刚平复的时候，大家便发起并很快建造了一座大剧院。我明白，我明白人们为什么这样迫切地要去追回那失去的笑声和欢乐，追回能够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的往事。不久，我也看到了这所剧院矗立在小镇的尽头，傍着绕镇而流的一湾河水，在山头海角

的乡间来说，漂亮得堪称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我也看到了，每当放映电影或演戏的时候，售票处就水泄不通，五尺大汉也会被挤得“扛”出来；在放映电影《红楼梦》的时候，作为越剧迷的故乡父老姐妹，每人至少都看了三五遍，有的甚至达到了八九遍之多。

啊，我故乡小镇的百姓，对戏剧艺术竟是如此的一往情深！

我同时也记得：故乡小镇的百姓，特别是老辈种田人、讨海人，很少有人到过北京、上海，从没见过大世面，言谈话语，常常透出乡下人的朴直粗憨；他们中，有人曾对“人能飞上月亮”坚决不信而甘愿打赌认罚；也有人曾可笑可怜地把“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句“普通话”误传成“东海龙王敲大鼓”而挨训遭批而后又传为笑谈；但是，不管是聪颖诙谐的还是拙朴愚鲁的，我故乡的父老绝对有着中华民族的子孙共同的美德和品性：他们勤劳朴实，也不乏机智幽默，至今他们还十分讲究礼义人情，在极“左”口号喊得乱响的年月，也决不抛弃在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古训；对自己，往往是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的节俭；对客人，却是拔落衫袖请吃饭的慷慨；他们乐天爱美，对看戏、听书、会市、滚龙灯等一切娱乐活动，则特别喜欢……

远在千里之遥的河南，我常常苦于听不到被称为“蛮子话”的乡音，于是，只要一听到播送越剧，我便屏声静息，如痴似醉地倾听……这几年常去外地，虽然在全国各地也不大容易碰到楚门人，但我却惊喜地发现了来自故乡的为顾客所啧啧称羡的产品：你看，那大金钩般的虾米、那乌光闪亮的紫菜、那薄得透明的虾片和大得吓人的鱼鲞，啊，农、渔、盐、工、商各业俱全的小镇，我的富饶的故乡！

更令我愉悦的是，在一次出口工艺品展览会上，我看到了那极为纤巧精美的《中国民间剪纸》和绚烂如霞的各种花边刺绣品上，竟然也标着：浙江玉环楚门。

这时，我虽然没有像孩子一样浮狂地喊叫，可却怎么也揩不干那盈眶的喜泪……

远在千里之遥的河南，我常常只能在梦里回到故乡，在梦中走过那有着许多石阶的小桥，在梦中踏上那金黄的软软的海涂，在梦中尝尝那喷香的大米饭、鲜美的鱼虾蟹、爽口的竹笋汤……于是，一醒来，我就常常不无惆怅地愣怔半天，心中的滋味就像我小时特别爱吃的杨梅，酸中有甜，甜多于酸……

啊，故乡，你在我心中的，绝不只是春韭秋蔬、鱼米虾蟹的缅思，你那不老的青山、如镜的碧水，都使我无限眷恋；而你那勤朴的父老，那执着地挚

爱着美、用不倦的劳动创造着美的人民，更使我永远怀念。

可惜的是，文愧金声，才非玉润，我只能举起迟慢的笔，在遥远的他乡，笨拙地将你描绘，痴情地将你呼唤……

玉环水

——故乡纪行

当我瞪着稚气的眼睛认识玉环的时候，我就认为天底下再找不出比它更好的地方了。看啊，一年四季绿满玉环山的农作物，难道别处有吗？四时八节遍布玉环岛的鱼虾海鲜，难道别处有吗？玉环山，你今天是幽美的，春天更艳丽；玉环岛，你自古是丰腴的，而今更富饶。

当我发梢上插着红艳艳的杜鹃、拾满一篮活蹦乱跳的海鲜回家的时候，我总是喉咙痒痒地想唱上一阵，可惜我不会编歌词，我只能把这种爱情埋进心的深处。我爱东海，我爱东海这颗金亮亮的明珠——玉环。

是的，它是金亮亮的。你看，夏秋时满田满畝的稻谷不像是铺开一条绵延百里的锦被吗？冬春时那包容着捞取不尽的海鲜的泥涂，不也像一条金亮亮的绒毯吗？玉环，玉环，无怪你有这么一个高雅的名字，你实在就是金碧辉煌的珠玉缀成的宝岛。

我记得，每当黄昏，每当欢跳的浪花像一个嬉闹已久的困倦的孩子，在岩头礁畔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海边渡口的小店里，则是最热闹的时刻，店主人谭江伯从来也不靠小店黄酒的香醇招徕顾客，而是凭他那说古道今的本领吸引客人，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听他笑咪咪慢悠悠地讲说玉环的来历（注）。尽管是上千年的传说了，大家都坚定地相信：那个逃得失魂落魄的皇帝遗失金玉戒指的事必定是真的，上苍有眼，打家劫舍、涂炭生灵的强贼想要成王是不可能的。

我也仿佛从那时起明白了：为什么东海水是蔚蓝的，但弯弯绕过玉环岛的水，却又是浑黄的，因为它映衬着海底那只金玉戒指的颜色。

十几年来，每当我在中原大地喝一口清冽的甘泉时，我总不免要想起玉环岛上的水，我多想也像儿时那样，捧来这样一口家乡水，久久地眯缝着眼，细细端详它那含玉熔金的琥珀色；细细品评它那鱼鲜蟹香的咸甜味。看一眼，喜从嘴角生。喝一口，醉从心头起……

可是，前几年，故乡来客告诉我：玉环岛的水变了，有了苦味，苦得很！

我惊讶极了，摇头不信。当然不信！且不说古代的骚人墨客对海上胜境玉环山写了多少赞美诗，就是旧社会衣衫褴褛的穷苦人，拄断乞丐棍也不舍得离开玉环岛；不管怎样，玉环是个好地方。

我难过极了，不能不信，怎能不信？亲友的传闻不会假，在报纸只能“倒过来看”的年月里，我可以从字里行间证实这种令人心寒的变异。

新中国成立前玉环水苦，苦有盼头，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渔民毛料哗叽满箱寻常事，盐村新楼迭起更不稀罕。渔民、盐民有本事，农民的本事更大——浙江许多地区的粮食产量，在1959年就跨《纲要》，玉环是跑在头里的县份，谁不羡慕？

可是，这下玉环水苦，苦为哪般？不但苦，奇事也多，怪事也怪：人说前几年外省支援来的粮包上写过：送给浙江懒汉；人说寥落的布店前重新穿起破衣裳的山里人在悄声地问：“布票5角一尺要吧？”

一句话：“浩劫”害苦了浙江啊！东海水浑，玉环水哪能不返苦？

人说那两年，关起小店门的谭江伯，三日两头跑到十字街口对大家悄悄讲：“我昨夜做了个梦，梦见东海龙王打了瞌睡，它镇住多年的几条孽障跑了，先窜在上海作蛟，又跑到北京想掀龙庭，尾巴穿在东海舞风鼓浪，这一来我们浙江人哪能不遭殃？我们玉环水哪能不变苦？”

以往，谭江伯的故事都是在大家的笑声结束的。而现在，听的人不言也不笑，连那些解放初在龙王庙砸过泥胎的人也悄悄怂恿谭江伯：“我们出去不方便，请你拣个好日子，到大山头小庙里替大家求个好签诗：卜卜天上哪块祥云出彩？问问玉环水何日再甜？”

谭江伯有没有去求签，我不知道，可是1976年十月六日这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雷，满天下都听到了！

玉环，玉环，祥云出彩了，你的水甜了没有呢？

今年，当我踏上家乡故土时，正值农历腊月廿四。按古俗，这是净宇拭尘、祭灶送神的日子。虽说现在笃信神灵的人不太多了，可人们在这一天是没有不忙的。这是春节前的最后几个市集，四乡八岙来赶市的人几乎把楚门镇的十字街也挤宽了。

我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着。我知道我无须动问，只要看一看那穿着藏青涤卡上装、银灰毛涤裤的渔区青年，看看那蹬着高帮皮鞋、围

着尼龙头巾的盐乡妇女，看看那一头挑着鸡鸭鱼肉、一头挑着米面粽糕的扁担头还套了个新买的收音机的镇郊农民，我还用问如今玉环水甜不甜吗？

人们拥向百货商店，可惜由于前几年“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产品花色品种还太少，还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小摊上最供不应求的是新春联，怎么也卖不够，因为有的人一买就是十几副。一个胡须雪白的老大爷说，我要把新楼屋的每根廊柱都贴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浪费”，他说：“现在中央的政策条条都合我们种田人的心思，我们就是喜不够！”

菜市场上，鱼虾蟹肉摆得“满”出街外几里远，那提篮挑筐的赶市老倌，卖山货、买海鲜，还直埋怨老伴交给自己的筐篮太小了，装不下这满街的年货，装不完这心里的甘甜……

腊月廿四的农村集镇是热闹非凡的，可是听说晚上更热闹：本来是要在大年三十滚“龙灯”的，可是，玩灯的年轻人捺不住了，今晚就要乐他一阵！多少年不让搞这痛快玩意了，现在哪能憋得住？披金挂银的大龙，绣花缀彩的八兽，早就在镇委大院扎好了，描好了，一天三遍地让人看着它们喜眉挑眼的欢模样，怎能不叫人手痒？

当那几个舞手舞脚的青年人说，教他们扎龙的不是别人，就是谭江伯，我高兴极了。这自然不会错，谭江伯是不会忘掉他的老手艺的。

可是，当我表示想去看一看这个剃了胡须刮了下巴越活越年轻的渡口老伯时，年轻人却连连摇手了：“别，别去打扰他！”他们说，谭江伯这几天是大忙人，他家新墙院里堆满了四乡八岙求他“幔”的灯；他那新做的床头小柜上还搁着一本准备在大年初一讲的自编新书《玉环古今》呢！

走走又停停，十里街镇没走完，我的心已经醉了。没喝就醉，是什么呢？

具有如此醉香酒力的，只有故乡的水，我们玉环的水！

同志，你不信吗？请你来试一试吧，试一试……

（注）据民间传说，玉环来历：宋高宗南游打猎途中，被一伙强贼追赶。强贼意欲夺其手中宝物金玉戒指——谁得此戒指便可成王。高宗逃到楚门海边，仓皇间失落玉戒，玉戒划地为水，顿成海峡，隔断了强贼来路，高宗得救。其时，高宗立足地顿成与楚门分离的岛屿，后以玉环命名。据县志载：宋高宗南渡遗玉环于此，故名玉环。

绿色的漩门港

玉环县楚门镇东南的漩门头，是包括了漩门山和漩门港的一处山海所在。漩门山的壮美是不待言的，那怪异峭拔的峻岩，长年飞跌的山泉，都令人叹为观止；漩门港的险要也是毋庸置疑的，它是连接温、台两地的咽喉要道，你只消看看它漩涡连连，舟帆不绝的壮景便足见一斑。山有脉络，水有原委，据县志载：“漩门港是两山壁立一水中流的险处，西接清港楚门诸水，东流于海，潮涨时水平而缓，退则波流湍急，旋绕成涡，舟行不得其时，往往覆没……”

小时候没读过县志，也不知道这段记载，可是家乡流传着的漩门头的故事却早早地印进我幼小的心灵，激起我无数的遐想。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多少年以前，漩门山这一带虽然山色秀美，却十分荒凉。山脚下人家很少，在靠海的渡口只住着一个贫苦老汉。这老汉无儿无女，靠织网打鱼为生。老汉辛勤劳作，却不得温饱；撒下去满腔心血，收上来的却是一网眼泪……一天又一天，老汉因久无所获，贫病交加躺在床上。有一天，门外忽然来了个讨饭的小孩，老汉见这小孩瘦骨伶仃，十分可怜，便把饭篓子里仅有的两块锅巴和一条鱼干给了那个小孩。

小孩走后，老汉忽然觉得自己病轻了，人也一下强健起来，便下床来，扛起渔网，准备再去碰碰运气。可是，他出门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平日那满江满海的潮水退得一干二净，海底袒露着一片黄黄的泥涂。老汉叹了口气，只得返身回屋，当他在门边扔下渔网时，一眼看见了泥灶也残破不堪，于是又快步走下海底，在海底突起的那片状似门槛的泥涂上，挖了一块泥巴，糊到破灶上。

第二天，老汉一觉醒来，只觉满屋金亮亮，原来昨天补在灶上的泥巴变成了一片黄金。出门一看，海水又涨得满满的，老汉撒下网去，网网都有肥鱼鲜虾……周围闻说，纷纷迁此捕鱼捞虾，从此漩门港人丁兴旺，日渐繁荣。

后来，一个贪心的官吏知道了这漩门港发达的由来，便驾了大船，派人到漩门港挖掘海底这条“金门槛”。可是，船刚驶近当年老汉挖取泥巴的海面，只见一个大漩涡把大船霎时漩入海底。而后，这片埋着“金门槛”的海面，便波涛汹涌，波流湍急，形成了有名的漩门潮汐……

这个故事，虽然神话色彩很浓，但大抵是合人心的，所以也就传下来了。当然，令人不解的疑团还是有的，老人们说：既然扮作乞童的神仙能助善伐恶，那么这漩涡在沉了官船后，为什么还要长存下去呢？因为后来在漩门漩涡中屡屡丧生的多是贫苦渔民啊！

青年们的兴趣则在那条“金门槛”上，它到底有没有，还在不在呢？如果把它打捞上来，为玉环的黎民百姓造福，该多好啊！

金门槛，金门槛，你牵动了多少人幻想的彩翼，使多少有志于改造家乡山河的建设者在漩门港边流连忘返，使多少双想热切探究你的秘密的眼睛望洋兴叹！

以后，我没有听到有关漩门港的更多传说，可我却忘不了这样两件事：

进中学时，我记得同级有个身材纤弱的女同学，她最早引起老师和许多同学关注的，不是因她学习成绩的优异突出，也不是她性格的温雅娴静，而是她那一身墨黑的学生装和辫梢上那两根素白的头绳……这一身素缟使大家很快明白了她的身世：她的祖父母、父母亲、哥哥嫂子，都在一次渔船驶过漩门港时，连人带船沉没了。这个丧失了一切亲人的孤女能上中学，不用说是享受着人民助学金……

还有一件事：有一次过队日，我们结伴春游到漩门山，当淘气的我学着顽皮的男同学，在山顶拿起石头投向漩门涡想试试水花，看看山有多高，水有多深时，忽然，我被两只纤弱可是有力的手拦腰抱住了。猛回头，我看到背后那双温雅而惊恐的眼睛和扎在辫梢上的素白的头绳……

漩门港，漩门港，你留在我记忆中的，便是这样可惊与可怖夹杂的去处，险恶和神奇相交的所在。我一直想，你一定会带着排天的浊浪、湍急的波流世代代肆虐海面，而“金门槛”呢，也不过是神话而已。

可是，没料到，前年，在家乡飞来的众多喜讯中，第一个竟是这个消息：那世代代被人瞧不起的“红脚梗”“泥脚梗”，那祖祖辈辈在漩门港边哭肿眼睛的渔、盐、农民的后代，硬是在除掉“四害”的第二年，用一双双粗硬的手，捞上了漩门港底的那条“金门槛”！

过分的惊喜使我愣住了。我的心顿时插上了翅膀……

今年，当我一踏上家乡故土时，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看看漩门港！

“是要看的，漩门港的事，《人民日报》都登了，是《人民日报》啊，还是头版消息呢！”兄弟姐妹们说。

“是要看的，漩门港的事，玉环盘古开天第一桩呢！全省的有名工程

呢！”亲戚邻居们说。

“不光要看，应该写一写呢，不写几句，对不起漩门港，对不起玉环人哪！”爱开玩笑的朋友们说。

不管写不写，不管写得好不好，总要先看。

啊，我看到了，我万万没有料到，扑入我眼帘的竟是这样一个绿色的港湾！

一刹那，我恍惚以为来到了优美如画的青岛海滨；我怀疑自己是身在人间天堂西子湖畔！

绿色的！漩门港湾的海水竟是绿色的！啊，漩门港，你原先那浑黄的沙波，恶浊的泥浪到哪里去了呢？漩门港，漩门港，我要大声说你绿得美！绿色，是春天的颜色，生命的颜色！

啊，绿色的漩门港湾，像一弯春水般幽美恬静。港湾中，舟帆点点，桅樯似画。

啊，苍茫的漩门山，低下三尺头颅的漩门山。当年使人们引颈眺望的漩门山航标塔，现在成了废弃在港湾中的半截石柱，多有趣！

金门槛，啊，差点忘了，打捞上来的金门槛在哪儿呢？

陪我前去的朋友哑然失笑了，右手直指眼前：这不是吗？

我眼前顿时一亮：可不是吗？在绿色的漩门港湾中，巍然匍匐着一条金色的门槛——漩门港大坝！啊，就是它！

是的，就是这条大坝，接通了玉环和最富饶的城镇——楚门的陆上联系，连接上通往温、台地区的公路网，使从前交通极为不便的玉环岛，从此四通八达。

可是，漩门港大坝的意义绝非仅此，金门槛给人们造的福也不单单是这。你看，这截流堵漩的金堤一筑，它的臂弯里就是千顷良田啊！晓事内行的朋友告诉我：第一期工程一竣工，这淤灌的海涂田少说也有七千亩，而且，马上还要开始第二期、第三期……

我想多多询问堵港工程中的奇事，可是，这位热情的向导竟然轻描淡写地说：那都是“旧闻”了。

是的，亲历某场特殊战斗的人，往往会用最平淡的口吻来描述他所见的一切，我的这位见多识广的朋友也不例外。而我，却觉得样样都新鲜，件件都生动。

当我听说塘洋大队的民工黄公标，利用杠杆原理，制出了极其简单的“青

蛙式”土吊车，解决了运载千斤巨石的“老大难”问题后，我怎能不为如此富于智慧善于运用科学的家乡人感到骄傲；当我听说，这边工程的设计模型还未完工，那边庆祝港口堵拢的鞭炮已经敲响——这个水利工程建设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时，我怎能不为生有这样一颗“斗天胆”，长有这样一双“飞天手”的家乡人而无比自豪？

啊，多可惜！没能目睹这场移山填海的战斗，没能在这条“金门槛”上洒下自己的一身热汗！

我们跨上大坝，缓缓地从这头走到那头。这时，迎面漫步走来一个身穿工服的女同志，只见她一边走，一边不时俯身向海，朝着港湾中悠然飘行的船只深情微笑……望着这似曾相识的身姿，我惊异了，竭力搜索着记忆……这副娇小的身材，这双温雅的眼睛……啊，难道还用辨认吗，当年那浑身素缟的女同学，那个一见漩门港便惊慌失措的姑娘的面容霎时涌上了我的脑海。

可是，这怎像当年的她呢？瞧这矫健的步态，瞧这满手的硬茧！……啊，漩门港，漩门港，你这腾天击地的恶浪，练就了多少人的胆魄，铸硬了多少人的气骨！

当这位意外相见的女友，豪爽洒脱地叙说着自己参加堵港的经过时，我忽然问她：还记不记得“金门槛”的故事？

她笑了，轻轻一掠被海风吹乱的头发，露出一口洁白似贝的牙齿，像一个真正的海边人那样粗犷地笑了：“怎么不记得！是的，那神话故事现在才算真正应验！这条‘金门槛’一捞上来，玉环人民子孙后代受福无穷啊！你问怎么进一步利用吗？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搞农田的同志主张：围海就为造田。据说第三期工程一完，淤灌的海涂田可达七万亩！七万亩，全县土地翻一番呢！管水利的同志却讲：搞潮汐发电最有利，建成个大电站，几个地区的电力都不用愁；而搞外贸的呢，你猜怎么说？干什么都比不上海涂养殖，光说种紫菜、养牡蛎，再过二十年，就叫我们玉环人个个钱袋撑破！你信不信？哈哈，这条大坝实在是条‘金门槛’，一条通往四个现代化的金门槛！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同志，你呢？

楚门杂咏

桥

我从中原返故里，越过南京长江大桥、钱塘江大桥、临江大桥、黄岩大桥，最后，走过了家乡楚门的小桥——东门桥。

桥，越走越小；情，越走越浓。

大桥通向小桥，这一座座大桥，都是那座小桥的延伸，从古老到新型，从简朴到壮丽；这一座座桥，留下了我人生道路的脚步，时而艰难时而顺畅，时而轻松时而沉重。

小桥连着大桥，我走过这一座座桥，都从第一座小桥开始，因而，故乡楚门的东门桥，我记忆最深。

桥栏上的那对青石狮子，精致玲珑，皱褶中仿佛还留着我儿时嬉戏的抚痕；桥下的小河，流水淙淙，仍似一架古琴，终年不绝地弹拨着故乡的衰荣。

伫立在桥栏旁，久久凝思，我为一个发现怅然若失：小河，愈流愈窄了，小桥，愈来愈短了。

当然，那只是我一时的错觉。当窄短的桥头再次响过旅游车的轰鸣时，我恍然大悟了：小和大，从来都是相对词，窄和短，既是眼界开阔后的变异，也是宽和长的浓缩。

路

白石头，青石板，一方方，一块块，铺就了家乡的街路。

家乡的街路，我不知走过多少来回，赤着一双脚板，沾着田塍的泥泞。那街路，修长又弯曲，滑溜而不平；那街路，闪着青石板白石头的光泽，带着白石头青石板的响声，常常沉入我的梦中。

家乡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件大事是修路，筑公路，修街路。公路通了，楚门第一次响起了汽车喇叭声；街路铺好了，拄着拐杖来“荡荡砖头路”的老婆婆，一边笑，一边念：共产党是阿弥陀佛……

历史的车轮毕竟太沉重了。三十多年过去，沙石公路又显得那么窄狭，